摩登南丁格爾何去何從？

既要衝出男性中心社會的舊藩籬，又這一要打破醫療制度以醫生爲中心的傳統，要解決也恐難是護士短缺問題的癥結，要解決也恐難一蹴而就。

整個加拿大現有護士二十四萬多名，爲全國專業性行業中人數最多的一群，其力量實在不容忽視。

據安大略省一項研究所得，一九七一年的時候，全國共有護士十萬零四千名，到一九八六年增至二十二萬二千名，增幅超過一倍。此後兩年增幅不大，但需求則激增，以致人手日漸短缺。

在長期護理、精神病護理、和深切治療部門等方面，人手短缺更爲嚴重，使到若干城市的醫院，被逼將部份病床停用，亦有暫時將急症部門關閉，及將一些不甚危急的手術取消。

這些不得已的措施，引起了許多不良的副作用，甚至釀成嚴重的後果。

在溫尼辟方面，衛生科學中心的手術室，因爲欠缺大約十名受過足够訓練的護士，許多心臟手術無法進行，去年最低限度就有六個心臟病人，因未能及時接受手術而告不治。

該中心的外科深切治療組，護士短缺亦達到七、八名之多。本來有病床十張，但未有足够人手去照顧每一張病床的病人，無法盡量收容，故只有任由大部份病床空置。

全國各地的護士，開始感到厭倦，情緒逐漸低落。

去年十月，滿地可醫院聯合會發表一份研究報告，顯示在十間說英語的醫院中，五成多接受調查的護士，都說她們正在「認真考慮」在一年內離職，四份一則說「已經決定」轉行。一九八七年來該十間醫院的護士流動率，高達百分之四十四。

紐芬蘭亦有同樣情形。該省的護理人手諮詢委員會，去年十二月提出一份報告，指出省內護士辭職的情況，已嚴重到足以妨礙醫院正常業務進行。市區醫院護士流動率高至百分之四十九，護理院亦達到百分之四十。

現時護士最感不滿的地方，當然是薪酬太低。

在加拿大很多城市，護士每年的起碼收入大約是二萬四千元。服務六、七年後，就達到頂點三萬五千元至三萬八千元之間。過了這個時期，就算取得更多經驗，和懂得更多知識，薪酬也不會有顯著增加。

溫哥華一個研究衛生學的經濟專家史舒勒說：「護士薪酬不高，是傳統男性中心社會所帶來的結果。」這大概是一針見血之論。

他說：「護士經常人手短缺，顯示偏主沒有給予足够的薪酬去吸引她們。如果你叫男性去幹那種既要輪班、薪水不高、而工作時間又長的工作，大多數都會拂袖而去。女性一日未能衝出男性中心社會的藩籬，便一日難有完善的解決辦法。」

加拿大各地護士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，除了薪酬低和工作環境差之外，是沒有受到專業上和尊重。

越來越多的護士，認爲他們的專業地位遭受輕視，她們要求由醫生手中取得更多權力。她們覺得，當病人的性命獲救或病情有起色之後，總是把功勞歸於醫生，而不會說是護士悉心照顧和週密觀察的結果。

有一位護士憤懣地說：「當病人病情突轉惡化或嚴重溢血時，是誰急召醫生到來診視？如果護士置諸不理，或是慢吞吞才去打電話，病人可能早已魂歸天國。」

護士渴望在醫院裏獲得較大的權力，例如有權將病人介紹到其他醫療人員。但是這種權力現時完全操在醫生的手上。不論是叫病人去進行某種檢驗，或是介紹病人去見心理學家或社會工作員，幾乎事無大小，都要向醫生請示，或由醫生簽字。

現時在曼尼吐巴大學担任護士學教授的葛麗絲女士，以前做過加拿大護士協會會長，她對這個問題有很客觀見解。她說：「無疑加拿大是嚴重缺乏護士，但是就算有人知道問題的癥結，和懂得對症下藥，因爲牽涉的事項太多，若要進行基本改革，亦要從長研究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。」

她指出，醫療服務制度一向以醫生爲中心，護士通常只作爲醫生的助手。傳統上有病就去看醫生，看醫生就要服藥或接受手術。而不論診病、檢驗、處方、或手術，也不論是否需要付費，一切都由醫生作主。從來很少人想到，護士及其他健康護理人員，都可以發揮較大作用。

不過，現在已有跡象顯示，有些有膽識的政治家及醫院行政人員，已開始摸索出一條正確的路線。

阿伯達省三個月前宣佈動用三千萬元，推行一項四年計劃，俾護士能在醫療制度中有更大發言權。其中一項重點，是成立護士委員會，就護理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。省內八個醫院管理局，每一個亦準備委任一名護士出任委員。

加拿大護士中，實在不乏有愛心、有耐性、和擁有南丁格爾服務精神的人。但她們一面囿於男性中心社會的桎梏，一面又受制於醫療制度以醫生爲中心的傳統，以致受盡無限委屈。許多護士都認爲，像阿伯達省的開明措施，可能是解決問題的艱辛路途上的第一步。

養生術的興衰

居港時，友人李旭丹君贈我一本手抄本，是他的老師王鄉齋先生的遺作。這本書說的是古代養生術—養生樁。李君是畫家，也是攝影家，日本留學多年，早期良友畫報的攝影記者。他自己因爲患了冠心病而習站樁，見我身體非强壯，特影印相贈。

今天提起這本書，因爲看到目前氣功之說甚囂塵上，忍不住引用王先生的一些話。

王先生說：我國養生之術，歷史悠久，「內經」一書，爲中醫寶庫，對防病之法，記載甚詳。其中「素問」一篇，就是專講養生的。原文是：「提挈天地，把握陰陽，呼吸精華，獨立守神，肌肉若一。」文雖簡單，意義深厚。

王文又說：東漢以前，很多文人武士都會養靜，行走坐卧皆可用功。梁武帝時，達摩東來，傳來洗髓易筋之法。唐代臨濟、密宗兩派，相繼傳出插條、柔扛、三折、四肢功、八段錦、金剛十二式、羅漢十八法…印度統名之曰：柔扛。（金刀按：可能是瑜珈的另一音譯）。

此後派別疊出，居士尤多標新立異，方法極亂，異論雜出，遂使此術沒落。印度早在五百年前已成抱殘守缺。守代以後，變爲禪坐，門户疊出，捨精華而取糟粕，大好學術，銷毀無形，殊爲可惜。

今天的氣功，是否也會走上這條路呢？

金刀 落磯山下

不枉此生

最近看過一篇香港的雜文，作者說最近收到頗多海外讀者的去信，與他討論各種問題，詳詳細細的三數頁紙是等閒事。他又說到主要原因大概是很多移居海外的讀者，以前從沒養成逛書店、或閱讀、或寫信的習慣，到了外國之後，因爲生活節奏比較緩慢，便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做這些以前沒時間去做的事情。看後頗不以爲然。想自己也是個移民，但移民之後，生活的節奏非但沒有減慢下來，而且變得更爲緊湊。在香港的時候，我習慣逛書店，經常閱讀與及寫信給海外的朋友，反而來加拿大之後，一切都倒轉過來，這些嗜好及習慣都變成爲沒時間去做，就算有些少的空檔，整個人仿佛患上嚴重的渴睡症，頭碰到床便睡着了。

跟朋友說起感受，他反問這算是抱怨抑或投訴？我一楞，覺得他倒也說得中肯。

時常總跟人說忙呀！忙呀！別人都以爲我事非得已，或者是生活迫人。但事實上又並非如此這般，最低限度我現在所做的事情無論讀書抑或工作，都是我自己喜歡幹的，絕對沒絲毫被迫的感覺。還有的是，成績孰好孰壞只對自己負責。這一切都是很好的感覺。

朋友又說，是應該趁年青多做一切喜歡做的事情，趁着尚有衝勁及精力。光陰似箭是句老套的話，卻又是至理明言，歲月催人，轉眼間青年會變爲老年。這不是說老年人便萬事皆休，或許應該說「晚年是享受成果的時候」會來得更貼切。而我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不過是爲了簡單的四個字—「不枉此生」！

浮生不斷記 何展虹

王實味及其部分著作和翻譯書籍

戴晴

戴晴
賦有異稟的女記者

遙望神州 許行

戴晴是女作家，又是女記者。她以記者身份寫的東西，比她的小說引人注目得多。

我最初知道戴晴這個名字，是我編輯《中國的薩哈羅夫——方勵之》一書的時候。一九八七年春，香港田園書屋老闆黃尚偉要我編一本方勵之的言論集。那時候，台灣遠見叢書的所謂《方勵之自選集》，以及香港「中國現代化學會」的《方勵之政治言論集》都還未出版。我日夜工作，趕在半個月之內，將這本書編好。內容分爲三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方勵之言論輯；第二部分是別人對方勵之的報導；第三部分是中國官方對方勵之的批判文章。在第二部分，我選了戴晴訪問方勵之的一篇文章。由此開始注意起戴晴來。

戴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，這是一間「貴族大學」，能進去的都是高幹子弟，文革時在東北紅得發紫的毛遠新，就是「哈軍工」畢業的。戴晴是一位女性，興趣不在軍事工業，也不想當官，却喜歡寫作。最初在《光明日報》上發表小說，後來出過兩本小說集，真正使她成名的，是到《光明日報》正式當記者之後。她自己說，她到《光明日報》當記者之前，開出幾個條件：一不坐班，二不採訪官式會議，三不做只發豆腐塊新聞的記者。因此，她專揀當今思想前進或受人重視的問題人物來訪問。她訪問過方勵之、梁漱溟、嚴家其、黎澍、馮友蘭、金觀濤、厲以寧、姜洪。

最令人驚奇的是，她竟經過三年的私訪和調查，寫出長篇的《王實味與（野百合花）》。她那敏感的新聞觸鬚竟伸展到三十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去。王實味是著名作家，在延安時是中共最高學府——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。就生活待遇來說，他當時與毛澤東一樣，穿國統區青色細布，每月有四元半法幣津貼（毛澤東五元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只有四元），但他却不滿當時已出現的特權，寫了《野百合花》，由此引發起毛澤東的延安整風運動。後來，王實味被關禁起來，於一九四七年春天，在山西興縣這個晉綏根據地首府，被駐在蔡家窰的晉綏行政公署公安局斬了首。這是中共第一次整肅知識分子的事件，四十多年來沒有人能作或敢作詳實報導，戴晴這位出身高幹子弟的女記者，竟闖了禁區，寫成長文在上海《文匯》月刊上發表（一九八八年五月號），文中不僅點到毛澤東當時的意圖，還引證到楊尚昆、王震、胡喬木等人要整王實味的言論，更指證殺王實味是賀龍批準的。怪不得這篇文章在《文匯》發表之後，國內沒有哪家報刊再敢轉載。好在香港《明報月刊》於去年五、六月連載了這篇文章，以致海外讀者可以一飽眼福。

除了寫王實味之外，戴晴又寫了《梁漱溟與毛澤東》，對當年毛澤東罵梁漱溟的某些景背事實作了澄清。最近，戴晴又寫了《儲安平與黨天下》。儲安平留學英國，是一位民主人士，解放前辦過《觀察》週刊，解放後當過《光明日報》總編輯，因爲在五七年大放大鳴中講了話，批評共產黨搞黨天下，從此被打成右派，於一九六六年深秋的一個夜裏，就離奇地消失了。現在，五七年的右派大都平反了，只有五個人未准平反，儲安平就是其中之一。戴晴選了這位未准平反的大右派來寫，不知是吃了豹子膽還是別有緣故。或許她現在在《光明日報》當記者，覺得《光明日報》當年總編輯無影無踪地消失，該是一件值得重新追踪的舊的新新聞吧。

無論怎樣，戴晴在當今國內的新聞界裏，是一位賦有異稟的女記者，她的勇氣不讓鬚眉。

論知識分子

戴晴

說起知識分子，我覺得首先應該統一語言，澄清"知識分子"這個概念。現在我們把"知識分子"和"腦力勞動者"這兩個概念給搞混了。世界上流行的概念，知識分子是intellectual，是elite，是那種掌握了人類創造的知識文化，從而具有獨立的思想、關心社會、富於使命感，能担負起"社會良心"角色的人；而我們現在常常見諸於報章文件的"知識分子"，實際上指的是mental worker，是educated person，即受過專業技能訓練的腦力勞動者。他們沒有資金，靠在較高的層次上出賣自己的勞動換取生活資料，就象工人、農民通過體力勞動取得生活資料一樣。所以，正名之後的知識分子，應該說，指的是愛因斯坦、左拉、魯迅、馬寅初、梁漱溟那種人，他們不握有權柄，甚至也不隸屬於哪個派系，他們的使命只在於生活在人民之中，思索與發言，以他們的見解，以他們人格的榜樣，給行動的人以啟示。然而現在，這種人是太少了。

香港有價

柏嘉 言之人婦

某晚深夜，看美國電視台STAR SEARCH節目，七個項目之一是靚女佈幕員比賽。經驗所知，先由台主出場簡單地答覆司儀幾句問話，然後是一連串不同裝扮的個人特寫，再配合一段現場獨白，就算出賽完畢；然後輪到另一位挑戰美女作同樣演出，再由評判斷定當晚誰個勝出。

這次，我聽到司儀宣佈挑戰的美人名叫CHINA，馬一加倍留神盯住螢光幕；他再說FROM HONG KONG，我就更非同小可，真要看誰家小姐能晉身這高水準的競賽。

她果然骨肉均勻，眼波流盼，身裁之好，國人少見。字幕打出的名字是CHYNA，而不是CHINA；但讀音卻極爲接近。

她勝出了沒有？恕我眼倦，等不到節目完場便睡着了，但心內對這位香港嬌娃卻是甚有印象。

幾天後，巧合地在《成報》看到圖文並茂地介紹這位第十六部占士邦片集的女角李戴恩。她現年廿六歲，高五呎七吋，擁有卅六、廿四、卅五身裁；是八八年五月份花花公子雜誌的封面女郎；現住鹽湖城攻讀現代舞碩士學位。

她的雙親都是香港移民，父親祖籍上海；母親則是馬來西亞華僑，CHYNA和兩個姊姊則是美國土生土長……。

我奇怪，司儀怎不說她來自鹽湖城，而大聲說FROM HONG KONG!

大抵地運昌隆，「香港」兩字有價了。

甜美的果會變味嗎？

西籍加拿大人對華裔人士抱有歧視或敵視心理，固然要不得。但是華裔人士對華裔人士亦是否如此，則相信很少人會注意到。

五年前，丁君移民來到溫哥華，一個已經落地生根的親戚，在接機時很率直地發表「歡迎詞」說：「移民！移民！人人都移民，搶貴這裏的屋！吃貴這裏的米！」

丁君估不到「初到貴境」，就收到這件名貴的見面禮，心情當堂冷了一大截。

當時，香港的移民潮未有今日這樣厲害。伍太太正在躊躇不決，乃寫信向一位來此十年的舊同事徵詢意見。所得到的簡單答覆是：「難道這裏有得執？你來到便知！」

當然這兩個都可能是孤立的例子，但相信可以代表一部份（當然也可能是一部份）舊移民對新移民的一種不大正常的心理。

記得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之後，香港原居民對南來的「高等難民」，一律冠以「上海佬」的雅號。這雖不能算做歧視那麼嚴重，但可以說是「既得利益」份子對他們的「敵視」或「抗拒」，是一種狹隘的心理作出祟。現在溫哥華的情形，和當年的香港何其相似！

早期來到加拿大的華裔人士，才真真正正受到種族歧視之苦。他們篳路藍縷，却換來恥辱的待遇。他們沒有資格當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，他們要納人頭稅，反而不准帶同家眷來此團聚。他們甚至連在大會堂担任掃地的工作也不獲准。一直等到一九四七年，他們才獲得投票權。

這些華裔拓荒者飽嘗艱苦，幸得後繼者不斷爭取，才給我們帶來甜美的果實。我們要珍惜這辛苦得來的成果，華裔與華裔之間固然要互助和互相尊重，更要溶合在這個社會，遵守這個社會的法律與習俗，以避免反華情緒死灰復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月來的英文報章雜誌，刊登不少有關亞洲資金流入的文章或讀者來信，字裏行間多表不滿。但獨不見華裔人士去函發表意見，究竟是他們沒有用英語表達意見的能力，還是真的毫無意見？或是默認「新來的資金改變了溫哥華面貌」的說法，加入歧視、敵視、或抗拒的陣營？

其實，在加拿大的華人，不論來自什麼地方，都只有先後久暫之分，而無種族之別。每人都是希望在新的環境，尋求新的生活或新的理想。若是令到後來者未曾同化便已感覺被「同聲同氣」的人所排擠，對人對已又有什麼好處？

溫哥華大話 王曰叟